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五回 游張園通判姘妻 借病房中丞盜嫂

話說餘寶光被他外公訓斥了一回，心中雖然不大自在，想著一文銅錢沒花，反弄到手一個搖頭大老爺，就是聽兩句厭話，也沒啥要緊，低著腦袋，硬受過去。出門找著他外公的一家要好親友，說了些雲淡風輕，漸漸談到他外公現在辦的捐輸要停止了，快交卸差後，又得另外謀幹，宦海茫茫，人才濟濟，他老人家這麼大年紀，家累很重，真是不可一日無事。前日偶爾談起來，要栽培晚輩出山，說趁這便宜捐輸的時候不捐，錯過去可再沒有了，就在本局代晚輩報捐了個三班通判，指省江蘇。家外祖的意思，要弄在一起，彼此有個照應。若論晚輩年紀很輕，什麼事全不懂，怎麼能配出來做官。卻是家外祖期望的心切，做小輩的只有順從，那有違拂的道理。現在打聽還要捐免保舉及引見一切費用，非三千銀子不能。到省若要再去煩他老人家，心裡未免下不去，況他老人家也並沒多錢，即使去煩動他老人家，還是在外頭張羅。晚輩故決計不敢再去煩擾。幸得有兩個知己朋友已經代湊了一千多款子，算起來還差著一半光景。家外祖又急急要想乘這時候叫晚輩出來，弄得晚輩反沒了主意。伯伯，叔叔，看這事該怎麼個辦法才妥當呢？」一個人說道：「世兄現在划算著，究竟還差多少的樣子？」寶光道：「免保是八百兩呆數，連補平升水下來，總在一千以外。引見費、印結費大約有一千四五百金，要辦得好也就夠了。盤費旅費是算得出的有限幾個錢。現在除了外頭張羅一千五百銀子，再有晚輩連年積攢下的毛四五百塊洋錢，拼拼起來，兩千的數目，有多沒少，多則再湊一千，少則八百，大約總可辦出來。」那個人道：「別處可曾想過方法沒有？」寶光道：「大伯伯明鑒，這個世代同誰去想方法。知道的人家，與他說了，縱使沒錢肯借，免不得說兩句心餘力絀，愛莫能助的客氣話。設遇著不知道的人家，與他說了，不但無錢可借，還要說這孩子不知怎樣嫖賭虧了，借著這個來撞騙。其實家外祖與晚輩捐這通判，是實實在在的。」便在懷裡把實收掏出來，給那人看了，又說：「這事本是一身私事，能夠張羅得款子就去辦引見，張羅不出來，也只好隨他擱著，等將來家外祖或得個缺再說。今日是大伯伯談起來，晚輩才敢說，若是大伯伯不問，晚輩還不是悶著心裡。就是朋友的那一千五百銀子，也並不是晚輩向他開口去借的，是他硬要借給晚輩的。如果這事辦不成，這一注錢還存著家外祖處，預備仍舊還人家。」那個人道：「論我與你令外祖交情，卻是一人之交。就是世兄這事，不來告訴我，令外祖必然也要告訴我的。君子成人之美，況且我與令外祖交情很夠得上幫這個忙。如若在前三年上，全數算我的都可以的，現在雖不比得以前光景，然比令外祖總活動一點。世兄預備幾時動身？」寶光道：「晚輩意思盡這幾天，再在外頭張羅張羅，如沒有眉目，預備往上海去，上海還有幾處可以湊湊。多了不能，大約五七白金，是靠得住的。」那個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看蘇州場面近來也很窄，上海究竟是通商大埠，世兄說有靠得住戶頭，也就不犯著在蘇州耽擱了。我這裡幫你五百金，連你張羅的拼起來，三千也不遠了。」寶光堆下笑臉說道：「大伯伯盛情，晚輩萬不敢當。」那個人道：「世兄不要客氣。我早說過，與令外祖交情不僅於此，不過近年來比不得以前，不能多幫你，你到要原諒我些。」寶光道：「大伯伯盛情，晚輩心感。且等回家稟知過家外祖，再具券來領取。」說著站起來，作了一揖，故意要走，那個人忙攔住道：「世兄不要拘泥，我們通家世好，怎麼說起這些客氣話？恰好方才收來一張莊票，你就帶回去，快著料理動身，早到省一天，是一天資格。」寶光再三地不肯接手，那個人道：「你暫且拿去，到省得了關差，還我是一樣的！」硬把一張五百兩的莊票交給寶光手裡，寶光慢騰騰地接著，連聲說道：「這怎麼使得，這怎麼使得。」卻換手揣入衣袋之內，支吾了半天閒話，謝了又謝，立身走出。把莊票兌了銀子。回轉家來，急將行李歸著好了。一隻箱子，捲起鋪蓋，拜別了外公，出了閩門，搭上小火輪船，往上海來。輪船到了碼頭，早有接客的迎著，將行李搬入棧房。茶房送上面水過來，洗過面，在馬路上兜了個圈子回來，用過晚膳，便息燈睡覺。心中有事，總總個睡不著，輾轉反側，心上正如浙江的秋潮，洶湧上來。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十分難過。自己抱怨自己，不該冒冒失失填了這張實收，老大地對不起外公，就是攆我出來，也不為過。現在雖想引見到省，還得這麼多銀子，方可辦成。腰裡一文不文，那家親戚當時雖被我花言巧語騙了五百頭到手，要辦這事，一半還不夠！我走之後，料他必定要說與我那外公知道，前前後後的事，如一穿包，我還有什麼面目再回蘇州見人。寶光你好糊塗！做事全不打算，就朦裡朦懂做去。想到這時，猶如芒刺在背，一骨碌爬起來，衣也不披，摸了洋火，將燈點著，趿上鞋子，儘管皺著眉頭，在房裡踱來踱去。約摸一個鐘頭，牙齒一咬道：「大丈夫做事，當使我負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負我。如此一樁小事，便這樣猶豫不決，將來設有大事又該怎樣？上海偌大地方，難道就沒有我餘寶光走的路不成？現有五百銀子，旅費尚不缺乏，且把他挪來用著，說不定有另外的機會碰著。就是這個主意。」一口氣吹熄了燈，倒身上牀，不一下也就睡熟。耳朵裡聽見茶房請客人吃飯，睜開眼睛一問，方知道已是第二天十一下鐘了。潦潦草草吃了一口飯，跑出棧房，尋著一片衣莊，買了一套極時式的衣服，煥然一新。終日終夜倘佯在福州路一帶，留心物色，不覺過了一個多月。算算箱子底下的銀子用去二百多兩，轉念道：「我餘寶光此番出門，是乾功名大事的，因為金錢主意缺乏，希冀在風塵之中結識個知己，誰知耗費了許多時光，如願終虛。聞聽人說城北味菴園乃滬上最有名的處所，游女如雲，何不前去遊覽？或者有意外之遇，也不可也。」便改變方針，絕足枇杷門巷，每日午膳用過，睡一中覺起來，將衣履修飾得整整齊齊，僱一部街車往味菴園來。檢那遊人多處，泡一壺香茗，憑欄獨坐，只見珠翠成行，燕鶯對對，川流不息，來去如梭。野鶯家雞也辨他不出，環肥燕瘦，李短徐長，或眉目通情，或語言挑逗，各有各的意境。寶光是有意而來，事事皆有接觸，深喜此地大有可為，不可入寶山而空回。孜孜不倦來往味菴園者又將一月。

古人說是「鐵杵磨成針，功到自然成」，只要不惜工夫，天下沒有不成的事業。雖然如此，也是餘寶光一念之誠，感動了月下老人，要撮合他這一段美滿姻緣。一日，寶光正在憑欄啜茗，有一女子伴著一個半老婦人，由那邊花園出來，走近欄杆，端詳了好一會，方檢定一張茶几坐下。早有堂官泡上一甌香茶，用兩隻小杯子各沖了一杯，回身順手把寶光一杯吃淡的茶也沖了一沖開水，掉頭便走。這寶光的座位恰恰與那一個女子是個對面，只見他滿頭珠翠，越顯得發似髒漆，如鏡照人。著一件湖色十行春紗棉襖，下拖玉色羅裙，十分的素豔。真似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。一張瓜子臉兒，覆額不長不短。若問芳齡，大約不出二十。歪坐著一張外國藤椅子上，伸出如蔥玉手，摩挲鬢角。舉止大方，毫沒一點輕狂態度。寶光心裡到猜度不出是哪一流人物。卻看一雙水汪汪的俊眼，又似乎時流露在自己身上，反覺有些不好意思。故意擦了一枝火柴，拿起呂宋煙來，送在嘴邊，兩隻眼睛不由得不要回他一盼。這兩股視線不期然而然地交觸了熱電。聞聽那女子叫一聲：「娘姨，拿水煙來呼介一筒。」那半老婦人在繡花煙筒袋內取出一支雪白賽銀的鑽花小水煙筒來，又在懷中一摸，似乎忘了一件什麼東西一樣。那女子把櫻桃小口望這邊一努，那半老婦人會意，躬身起來笑嬉嬉向寶光道：「大少借光，捻著煤子。」在寶光呂宋煙頭上接了一個火，遞給那女子。呼了三五筒，仍交給娘姨收在繡花袋內。堂官提著一把衝壺過來，問可用啥點心不用？那半老婦人手裡拿出四角洋錢，交給堂官說：「點心不用了，這位大少的茶錢統通會了。」二人立起身來走下台階，回頭望著寶光，帶笑不笑地瞅了一眼，便繞著西邊去了。寶光是什麼角色，看了這種情形，還有不領會的嗎？便也立起身來，卻從東邊兜了個圈子，走在安塹第門口，見那個女子早上了一部包車，風掣電卷而去，越走越遠。心中老大地不自在道：「為什麼不跟著一淘走西邊來？況這張園是本為我們有情的男女方便的處所，大大方方一齊出來，何等不好？大不該繞著東邊一個彎子，來遲一步。她已去了，真是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錯了過去，又叫我在什麼地方去找呢？」好不懊悔。站立在張園門口，正在沒得主意。轉眼一看，卻見有個中年婦人在那邊與一個車夫爭論價錢。寶光走近一看，恰是跟那女子的娘姨，喜出望外，三步拼成兩步，走上前去問那車夫道：「你要多少車錢？」那車夫道：「此地到鐵馬路很遠的路，兩角洋錢還能算多嗎？」寶光道：「你討錢須好好地向人家說，不要這兇神惡煞的樣兒。」摸了二角洋錢付了車錢，叫他車子走。那娘姨也便跨上車去，車夫便拉起跑去。寶光想：我這兩條腿怎麼跟不上他的車呢！必須也僱一輛車方趕得上。偏偏園門口只這一部車子被娘姨坐去，沒有第二部可僱。急得只好跑著跟去。幸走不多遠，對面來了一部空車，也不問他價錢，跳上車去，指揮車夫跟著

前頭那車走就是了。不上一個鐘頭，也就到了鐵馬路，在一個弄口停了車，那娘姨下了車，把寶光打量了一下，並不說話，竟自進弄，進了第三家一個石庫門去。寶光也付了車錢，卻在門外徘徊一回，不見那個娘姨同女子出來，好不詫異，又不敢上前敲門。心上只是亂跳，想到他若是無心招待，不應該留著娘姨引我到此，若說他有心，何以這許多時刻連個人影兒都沒看見呢？心問口，口問心，老是不得解決。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，忽聽「呀」的一聲，半邊門開了。喜出望外，卻是那拉包車的車夫走出。一天歡喜散在汪洋大海，心裡突突地直跳，幸喜那車夫並不看他，一直地走出弄去了。寶光心中才定，乘著車夫走出半邊門未掩，便探頭朝門裡一看，此時正在黃昏，門內燈尚未點著，看不出所以，並且鴉雀無聲。只得抽頭出來，自己付度，不要他們故意做出圈套來算計我？那車夫莫非是去喊叫巡捕嗎？不能，不能，我只方才與他見一面，而且並未交談，在張園時候還是他先來兜攬我的，我與他無冤無仇，平空他來算計我做什麼呢？斷無此理。不要疑神疑鬼，自己嚇自己。但是我一個人站著這門口，設若碰見人來問我做什麼事，我又何詞對答他呢？就即或沒有人來，他門裡又沒人出來，教我等到什麼時候為止？若就是這麼去了，豈不是空忙一場！左算不是計，右算不是策，心裡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。皺一回眉毛，抓一回頭頂，在門口打了七八十個旋轉，仍然沒得主意。心下一狠道：「我何不直闖進去？看他個水落石出。所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大丈夫做事不要畏首畏尾，膽小是做不成大事的。便要想一腳踏進門限，誰知這一隻腳到這時候偏不肯聽他用，未曾躍起先就軟了下來，再也踏不過去。忽然聽得腳步聲在樓梯上下來，寶光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幸而我還未曾跨進門去，倘若跨了進去，被這下樓的人將我當作賊骨頭捉向官裡去，才是有冤無處伸呢！趕緊把身子一閃，走在門外。

且說這下樓的人不是別個，竟是在張園同回來的那個娘姨。寶光一見是他，喜出望外，料想沒有什麼亂鬧了出來，心才放下。那娘姨出來並不開口，用一隻軟如綿的手將寶光一扯，扯在弄口低聲說道：「今日不湊巧，偏偏的，冤家老爺來了，在這裡吃晚飯。吃了飯，要同在天仙看夜戲。看完戲，他是要回公館去的。太太知道你同我來了，也料著你在門口等得發急，怎奈此刻萬不能招呼進去。好容易抽個空當，叫我出來與你打個照會，請你別處繞一轉。十下半鐘，在天仙碰頭。」寶光遲疑了一回說：「如看完戲，那時候可不早了，我還是明日再來罷。」娘姨道：「那可不能。太太再三地叫我出來關照你，怎麼好說明天再來的話呢！」寶光方欲再問，那娘姨說：「這會兒有話也說不完，我要進去，恐怕樓上喊人。你準定十下半鐘到天仙東邊樓上去就是。不要辜負人家的好意。」撒開手，便轉身去了。寶光得了這個信兒，猶如奉到皇詔一般，非常之喜。便踱出弄來，喚了一部街車，到四馬路消夜館，吃了一碗鴨飯。看看鐘上只有八點二刻，時候還早，又在福安泡了一碗茶。好不容易壁上掛的鐘敲了九下，茶樓上都散得沒一個了，不能再坐，搭訕著出來。慢騰騰地走到天仙戲園，直上了包廂。早有案目看了一個座位，送上戲目，寶光給了戲錢，台上鑼鼓喧天，正在唱得熱鬧。寶光那裡有心看戲，兩隻眼睛只望著包廂打流星，好好醜丑坐滿了一樓，偏偏沒有那個意中人。怎麼說得好好的，約會著在此地碰頭，會沒有來呢？莫非故意逗著我玩兒？明天若是再碰見了，我可老實不客氣要問他個豈有此理！現在既來了，看戲是正經，把這事且丟開一邊。雖是這樣說法，心裡可委實地放它不下。左顧右盼，仍然是沒有看見。又悶又氣想：那娘姨說的那樣切實，斷乎不會失信。不要是走錯了戲園子，我在這邊望著他，他在那邊望著我。即仔細把戲目再看一回，明明白白上頭是天仙戲園，何曾走錯？兩隻眼睛盯著戲目上出神，耳邊忽聽「砸」的一聲，又是「不礙事，不要濕了衣裳」的一些聲浪，不由得回頭一看。不看猶可，這一看真是喜出望外，你道方才「砸」的一聲響是什麼聲音？就是寶光那個意中人早望見寶光上了樓，坐在隔壁位上，他只是東張西望，一會眼鋒並沒溜到隔壁座上，他知道寶光看迷了眼，故意地把一隻茶碗失手打碎，那「砸」的一聲便是碎茶碗的聲音。若是在別的客人，碎了一隻茶碗，那堂官就要敲竹槓了。因為這位是個體面人，又有一位老爺跟著，堂官便不敢施出那強硬手段，反和顏悅色地說：「不礙事，不要污壞了太太衣裳。」這也是小人常態。

寶光因上得樓來急急要找意中人，不料意中人的座位只隔著自己一張椅子，他偏在遠處留神，近處恍惚過去。若不是砸的一聲，真要失之交臂。猛地一驚，恰好四目對射。那女子口裡對堂官說對不住你，明天教老爺照樣買一副來陪你，眼睛卻溜著寶光笑了一笑，寶光自然也打了個照會過去。此時台上演的《翠屏山》，揚雄方才出場，聽見隔坐那女子說道：「這戲也唱厭了，我不高興看。今天出來少著點衣裳，張園回來覺得身上有些寒熱，這時候更不大自在，你和我一淘轉去躺躺。」寶光耳膜裡灌了這幾句話進去，巴不得他快點就走，斜著眼看緊靠自己坐的是個方面大耳朵，八字鬚鬚，架著金絲眼鏡，衣服也甚華麗。一望而知是個有財有勢的主兒。對那女人道：「你既不大舒服，怎麼不早說？」那女人道：「我因為你難得今日高興，要同來看戲，助你的興兒，誰知道此刻實在有些支撐不住。」方面大耳的叫堂官去招呼馬夫套車。「先送你回去，我可不陪你了，你回去好好養息養息。我等車來再回去，明天來看你。」那女人道：「你就是這麼膽小，陪我一夜，不信就要犯什麼大法。」那方面大耳的說：「有什麼大法犯，他的脾氣你難道還不知道，不過鬧起來討嫌罷了。你體諒我些罷。」那女人道：「我那一回不體諒呢？就是這樣，也不是個長局。」堂官上來說：「車預備好了。」方面大耳的說道：「你先去吩咐馬夫，就來接我。」那女人就站起來，娘姨挽著下樓去了。寶光捱到馬夫回來，看那方面大耳的坐上車走了，方叫一部東洋車徑望鐵馬路扯來。那個娘姨早在弄口接待著進去，上了扶梯，卻是兩間極精緻的金屋。那美人換了一套便服，更加標緻。捋著寶光的手，同坐下來，說長問短。方知那方面大耳的是位候選道，因夫人利害，不能相處，所以在此打了小公館，晚上是絕跡不到的。寶光方大膽與那女人暢敘。一個俊男，一個嬌女，到了一塊，還有個不情投意合的嗎？寶光自此便朝出夜歸，兩人的愛情一天深一天。那女人想道：我在此終無見天之日，不如與那老烏舉說明白，我要另打主意，他不能害我一世。那方面大耳的居然海量寬宏，知道自家老婆利害，萬萬不能容我再娶的，也就允許他擇人而事。那女人奉了明文，便和寶光說了，寶光豈有不願之理。於是一個逆旅羈人變作了齊府贅婿，飲甘含旨，抱綠偎紅，消受豔福，不知幾生修到。但是寶光心志不欲終老溫柔。

一日，便把沒有錢引見的話說與他妻子，他妻子問他還差多少？寶光並不瞞他，起頭髮腳說了個乾盡。他妻子喜他誠實不欺，便道：「我此番決計與他斷離，嫁你並不是貪你年少，因看你舉動大方，後來不可限量。你既然捐的有功名，正該辦出來為是。這三五千銀子，在我現在還拿得出來。可是你將來做了官，這個誥封卻不能讓給旁人，你也不准再娶，我要與你同偕到老。」寶光一聽從，即要跪在地下，當天發個誓願。他妻子道：「我們相交以心，這賭咒發誓的事是愚人自欺的，不要學他。」寶光感激得五體投地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過了一夜，他妻子便檢了五千兩的一張莊票，交給寶光，叫他趕緊料理進京辦引見到省，不要再耽擱了。寶光便即兌了一張百川通的匯票，搭著連升海船進京。

說書的有兩句老套頭，是有事即長，無事即短。約計三個月不到，寶光便引見出京，到了上海，與妻子相見，久別重逢，其樂趣不言可喻。兩人又計議在蘇州居住，便把上海一切事件料理清楚，僱了一隻無錫快，往蘇州來。船一到埠，寶光趕著穿好衣冠，坐了一乘轎子，先拜他那外公。他外公正放心不下，他出去半年沒有信息，不知怎麼樣了？倏然的衣冠齊楚回來，好不詫異。寶光把已經引見過了，此次是來稟到的話略說一二。他外公甚是喜歡道：「你能夠今天這樣回來，也算罷了。行李可搬進了？」寶光道：「外孫現在已成了家，公公此地恐沒有多餘房間，只好在外廂另租。」他外公聞聽成了家，喜得眉開眼笑，又問了一番。寶光捏造了一片正大光明的話對付過去。他外公又勸他些，叫他快租好房子，擇個黃道日頭，上衙門稟到。引見出來，是有期限的，不要逾多了日子。寶光唯唯稱謝。回到船上，把他外公問答的話說與妻子。約合對頭，找好一院公館房子，將家眷住好。腳靴手版，上衙門，拜同寅，鬧了個不亦樂乎。

此時蘇州藩台是一位杭州人，姓伍名方彝，號秋湖，由知縣做到藩台，在江蘇赫赫有名。撫台姓思，單名一個福字，號樹亭。由知府升到巡撫，放了江蘇。在京時候，聞聽江蘇官場腐敗的不成個世界，到任之後，便與伍方伯商議，要竭力整頓，事事認真。所有大小衙門用的門簽稿案一概禁革。先由撫院起，不用門上傳事，均派巡捕官直接在二堂上設了一間辦事廳。思中丞成日家坐在廳裡，外來的公事親拆觀看，從不假手於人。一時弊絕風清，頌聲載道。

且說思中丞有位胞兄，號&堂，現任閩浙總督。兄弟督撫，又近在鄰省，真家庭盛事。這&堂制軍財多身弱，得了個神經病。

閩疆近海，水土不服，又沒有良醫。夫人勸他告了病，開缺回京就醫。制軍照辦了請假的折子，奉到硃批，准其開缺。思中丞手足情殷，得著電報，便派了戈什前往福州，請他哥哥來蘇州就醫。制軍與夫人說：「樹亭接我到蘇州去就醫，你看怎樣？」夫人道：「這也是二弟關切咱們，我想蘇州地方很好。還記得那年老佛爺聖躬欠安，是蘇州一位陳蓮舫看好的。既然二弟派了人來，咱們簡直去蘇州，等老爺病痊癒了，再回京。」制軍甚以為然，立刻發了電報去，答應交卸後一準攜眷來蘇。「但我來蘇州是專為養病就醫的，切囑同寅，不要辦差。並且你那關防衙門，我也不願意住，最好另外租一院房子。」思中丞友愛最篤的，不肯一絲拂了哥哥意思，傳知巡捕，知會長元、吳三縣，如大人到了，切不可費事。辦什麼差，倘若違了我的諭，是要參辦的。三首縣奉命惟謹，樂得省錢討大人的好。又叫巡捕借了八旗會館做行台，預備齊妥。&堂制軍全眷到蘇，思中丞整齊衣冠，在會館候著，迎了哥嫂進去。彼此請過安，少爺、小姐也來替叔叔請安。隨後就是茶堂制軍一位如夫人，花枝招展，蹣跚而來。見了思中丞，叫了一聲「二爺，」磕下頭去。思中丞伸了一伸手，嘴裡說：「路上辛苦了，起來罷。」這位如夫人磕頭起來，正正的對著思中丞請了個雙腿安，垂手一邊侍立，原來旗下人嫡庶的規矩最嚴，不比我們這些人家隨隨便便。他們見家主是沒有座位的，不要說是小老婆，就是媳婦見了公婆也是這個樣子。獨有姑奶奶最大，因為怕後來選作皇后，全家人都要敬重他。閒言休表。且說思中丞與他哥哥都是勤勞王事，分道揚鑣，隔了多年不見。&堂制軍雖然久病，今日兄弟相逢，應著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話，反覺沒有什麼病的樣子。兄弟兩個談了些家事，又對著嫂嫂問了些患病的緣由，預備請誰來看的話，絮絮叨叨，已是上燈時候。回轉頭來，看見那姨奶奶還站著旁邊，思中丞說：「你去歇歇罷，咱們哥兒兩個談天不用你伺候。」夫人也就說：「你去照應老爺的晚飯。」那姨奶奶方才退出。思中丞便在會館裡陪著哥嫂用過晚膳。回衙，去叫巡捕訪請名醫，與大人看病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